

走出孔庙，我在想：我对孔子有什么没那麽虔诚呢？

1967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住在郑大附中家属院。

放学的路上，有好几次我都碰到方老师，原来是给我绝美印象的方老师。她赤着双脚，浑身战战，步履蹒跚，脖子上挂着她的两只鞋。“打倒某某某！”红卫兵们齐声和之。

一天中午，突然院内响起一阵铃声，接着是“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声。被押的人都是五花大绑，前边两个头戴纸糊高帽，胸前挂有“牛鬼蛇神”大牌子，后边一个，光头，体态婉约。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给我绝美印象的方老师。

季节转入盛夏。一日，我和院里的小伙伴去打听了。伙伴中，有个比我大三岁的男孩，是我们的头儿。他学习虽然一塌糊涂，但刁钻使坏却无所不能。我之所以跟他玩，是因为跟着他可以狐假虎威，免受欺负。这时，他突然喊住我们：“看，坏人来了，咱去收拾收拾她！”

那是方老师，她为什么会在这中午绕到这条荒芜的小路上来呢？伙伴中的那个头儿，命令我们举起

弹弓同时高喝：“站住！”方老师果然听话，不仅双脚赶紧立正，而且垂下头、躬下腰、等待指令。头儿问：“上哪去？”“接受劳动改造。”“咋不走大路？”“怕见人。”“今天你给我们一人背一条毛主席语录才能走！”“好……”我举着弹弓，两手发抖，脑子一片空白，记不清她背的什么，好像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头儿等方老师背完，狠狠地甩出一句：“今后要老实

往事追忆

走出孔庙我在想

宋默

点。“是，是。”方老师唯诺慎行。平时都是挨老师的训，这会儿却训了老师，几个小伙伴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

秋季学校要求批师道尊严，什么是师道尊严？我抄报纸、大字报，才知道是孔子的主张，追根溯源，当然也要批判孔子。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孔子。谁料想，孔子给了我一个历史罪人的印象。至于参与欺侮方老师，我也觉得是对孔子最好的批判。

我升入中学后，正好在方老师任教的学校就读。那时，方老师或许还没有平反，在学校教农业课。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虽然对“文革”实质还认识不清，但对方老师已经有了愧疚之感，以至于见到她，早早躲猫猫了。这是自己良

心受到自责。怪谁呢？我当时的确想不明白。怪自己？只能停留在少不更事的层面。怪“文革”？尚不敢，那就只有怪孔老夫子了。

1974年，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作文课也少不了布置这方面的批判文章。语文老师姓高，文学造诣很高，个性也强，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和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家魏巍认识。也许是根正苗红，在“文革”期间

没受到冲击。他当时正值壮年，个高力大，敢把调皮捣蛋的学生推出教室。高老师发怒时除了一脸严肃之外，就是下颌的扁桃腺处会霍霍地跳个不停。那天下午，他抱着一摞作文本提前10分钟到了教室，把本子放在讲桌上后，点上雪茄，站在教室门口吸。此时，他的扁桃腺处又霍霍地跳了起来。

同学们预感到高老师要发怒，但都不知道为什么。上课后，只见高老师把一大摞作文本高高举过头顶，狠狠地摔在了讲坛前的地板上。稍后，他顿足捶胸地说：“丢人啊，我教了几十年书都没遇见过你们这些不可雕的朽木，真让我丢人！全班60个学生，作文竟然千篇一律，开头都是‘在全国一片大好形势下，

学校的形势也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你们把作文写成这样，我们班的形势能有多好？’啊？我是咋教你们的，让你们先把林彪与孔老二的反动点找到，才能写好批判文章。你们为啥不找？高中生把文章写成这样，对得起谁呀？对不起我不要紧，对得起你爹妈吗？怎么当革命接班人？祖国交给你们，我都不放心……”高老师词汇丰富，用尽了讽刺挖苦的语言。

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向后退了一眼，发现平时那几个调皮的学生都面带紧张。就在我回过头的瞬间，只听高老师一声断喝：“特别是你！”随着呵斥之声，半支粉笔正中我的面部，吓得我猛一哆嗦。高老师在继续：“你父母还是教育工作者呢，把你的杰作拿给他们看看去，看写那啥啥！别人写不好还能干个体活，你能吗？你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还不好好学习，将来能干啥……”这一次，高老师把我羞得后脊梁都起满了鸡皮疙瘩。我低着头，心里很恨他，却不敢看，更不敢顶撞。后来，政治课老师又布置了写批判孔子的文章。于是，我便把所有的恶气都出在了孔子的身上。内容是批判孔子，因为他主张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恢复的是周礼，也就是维护世袭制，那么，世袭制岂不是任人唯亲嘛！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我狠狠地吧孔子臭骂了一顿。没想到，这篇议论文竟然得到了政治老师的好评。

回忆当年，我们的行为虽然幼稚可笑，但我却从中得了许多启示……

好问。苏南解开一个衬衫扣子说，龚大夫，怎么不开空调？

龚珉甩甩湿手，不好意思地说，我弄不凉。

苏南乐道，嗨，小温，你给龚大夫示范示范。

温朴拿过遥控器，边摁边说，龚珉连连点头。

腰肌劳损！苏南两手掐在腰上说。

龚珉转身道，苏部长，我给您按摩按摩就解乏了。

苏南道，看你一头汗，我还好意思？

龚珉拢起一络头发说，不是真汗，热水虚的。

苏南转身道，那好吧。说完就走进里屋。

温朴喝了一大口饮料，坐在那儿纹丝不动。一般秘书在这种时刻拿捏领导的心态是很容易左右为难的，不过温朴很有眼力，他知道秘书有时就是领导的一道风景或是一堵挡风的墙，不该溜掉的时候你溜掉了，会给领导造成不必要的被动和心理负担，甚至是闹出什么误解来，让领导一辈子都说不清楚。

这时候门被笃笃叩响。

请进。温朴说，刷一下站起来。

推门而入的是李院长。

李院长问，温秘书，苏部长休息哪？

不等温朴回答，苏南在里屋接话说，捏筋捶骨哪！

李院长望过去，里屋的门半开着，他看见苏南的两只脚，吊在床边有节奏地上下颤晃。

9

苏南今天下午出院，温朴上午十点钟，就从北京赶过来了，苏南的病房里从这时候起就热闹起来了，病房里塞满了大小领导。

苏南显然是要吃了中午饭再回北京，这样一来，他的中午饭怎么吃就是个事了。袁坤和李汉一都想把中午的埋单权一把抓到手里，而李院长的一份心情也在嘴巴上挂着呢，大家都在心照不宣地等待时机。

东升这几个领导的心里盘算，早给温朴的脑子打捞出来了，他觉得这顿饭确实不大好安排，也难怪这几位领导了，尤其是李汉一和袁坤，彼此不会不把这顿饭行宴与两个亿挂上钩。现在两个亿的归属动向，还在苏南的舌头底下压着呢。这不是一顿普通的领导饯行饭，也不是一次感情意义上的来来往往，这顿饭的利

益成分太大了。温朴想，有关这顿饭的吃法，苏南事先应该有考虑，此时自己不能随便开口打乱他的既定安排，何去何从，还是让苏南的嘴随路往前走。但是他这时也敏感到了，苏南对这顿午餐的心理准备，似乎还不是太充足，这一点别人看不出来，但他能意识到。后来趁大家不注意，温朴悄悄离开了病房。

苏南原本想中午由李院长陪着，喊上袁珉等不少人，在医院的小餐厅里，吃几样小炒也就行了，饭后稍稍休息一下就回北京，现在看来，自己的算计有些脱离现实。

这时袁坤和李汉一在小声说着什么，苏南发现后问，两位局长大人，密谋什么吧？

李汉一笑道，苏部长……

袁坤沉不住气，挑开了说，苏部长，我和李局长正在说两个亿呢。

尽管话题十分敏感，但苏南并没有躲闪，反倒是饶有兴趣地问，那你们是谁是领导的一道风景？还是利益第一？

李汉一接话道，苏部长，一局是老大哥，到时就老大哥能让小兄弟吃巧？

袁坤话赶话，苏部长，我看部里还是把一局二局合了算了，省得我和李局长整天分什么你的我的，分来分去也是部里的肉，烂在部里的在锅里。

苏南意识到了袁坤这是在拿粗拉拉性情做掩饰，用大白话挖自己心里的悄悄话，就模棱两可地说，亲兄弟，明算账。

袁坤和李汉一相互一看，谁都不开口了，病房里静下来。

后来就在苏南为这顿午饭的去向不知住东还是住西的时候，袁珉来了，先后跟苏南、温朴还有她认识的领导打招呼。

袁珉说，首长，我还说今天中午请你去马家里吃炒锅呢，顺路你们就回北京了，看来还是心不诚，走到了几位大领导的后面。

李院长笑着接上话，苏部长，你没去过马家里吧？马家里是个地地道道的回民村，那里的砂锅，可是远近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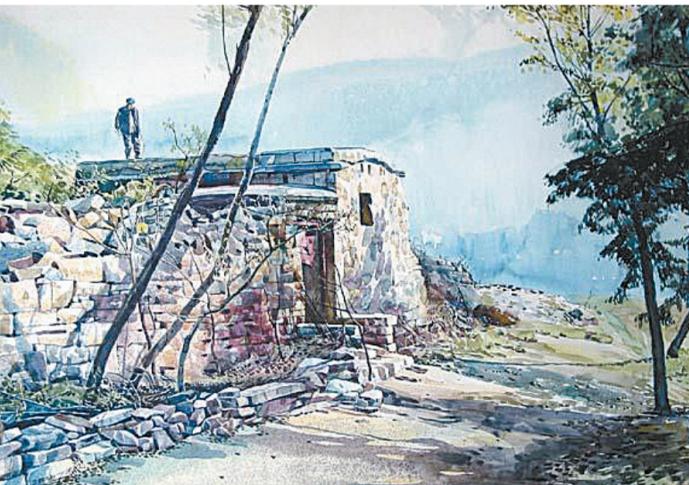
确实有乡土特色。温朴补充说，他去过一次马家里。

袁坤和李汉一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的意思都像在说，马家里档次低，乡土味太浓，苏部长能吃顺口吗？这个袁珉怎么搞的，这不是瞎往里插杠子吗？

苏南饶有兴趣地问，马家里，在什么地方？



于敏著 首长秘书



山里人家(水彩画)

丁毅

新书架

《知安》

曹锦

这是一本女性心理疗伤的情感小说。

知安是一名安贫乐道的中学教师，一直梦想找到相知相守的心灵伴侣。在同事王力的介绍下，知安与王力的老乡陈秋来相恋并结婚。但陈秋来的身世却背负着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直接导致了与知安的婚姻悲剧！就在知安以为自己可以跟陈秋来相守一辈子时，陈秋来突然变心，向知安提出离婚。而他的新欢，竟然就是王力！

猝不及防的知安陷入了深深的伤痛之中，带着情感重创的她开始了漫长的自我救赎之

路。为获得解脱，知安辞去公职，开始进修心理学。在这期间，除了从小大到一直默默陪伴

在她身边的闺蜜肖琪，她又结识了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医术高超外冷内热的神经外科医生唐成兵，道貌岸然游戏情感的大学心理学教授段志勇、外表斯文内心狂野的银行行长古秘、游走于情感边缘的时尚杂志编辑叶沁沁、姿态优雅以芳香安抚人心的女教授卫星月……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曲折的感情经历。最终，知安选择做一名心理治疗师，安抚一颗颗遭受煎熬和情感创伤的心，并与肖琪共同创办了“安琪芬芳心灵”心理辅导所。而她也从中获得新生，并收获了梦想中的爱情！

现代诗坛

拧北风的人

霍楠因

就说出了——春天！

拧北风的人

他一直仰着头
两手各操着一条绳子
牢牢地
牵紧大厦的顶端
撑起一幅巨型条幅
红底，白字，
关于某知名品牌
在零下八度的北风里
被拧了十几个三百六十度
成为加长版的X
他得一个一个地
重新拧回来
逆时针，一个一个地
拧成I

偷来的下午

一些叶子与另外一些的缠绕
让十月干燥的空气为之一动
深入一片树林的影子
看下午的光线 游走于秋天的指尖
只有这个下午，是我偷来的
让思绪停止，数十秒，几十分钟，
或者几个小时
偷来的下午，内心的岩浆
它们全部苏醒 奔涌
在落叶 红枫 微寒的风里
这片火海 宣泄得有些推波助澜
它们告诉我 关于即将到来的论点
关于一切 关于返回春天
一朵雪花里 晶莹的暖

诗人简介：霍楠因，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作品散见于《诗刊》、《诗选刊》、台湾《葡萄园诗刊》、《中国税务报》、《黄河诗报》、《青年导报》、《大河文学》等多种杂志和报刊。诗观：在高于生活的精神层面上不断地为生活输送氧气。

小说

信

崔立

年轻的时候每个人总会有一些莫名的风花雪月。

这都是我从书上看到的，而我，却从来没有真正有过这样的故事。

因为我丑。

我暗暗恋着班上那高大威武的体育委员张帅，张帅的帅如同他的名字一般，帅得是那般的鲜明而独特。那帅气的脸庞，伟岸的肩，他身上的每一处都能让我浮想联翩好久。

而我知道，这暗恋原本就只能是个梦想。就如同癞蛤蟆看上天鹅肉一样，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只能默默地将对那一份爱，深藏在心里，在无人孤寂的夜晚，默默地去怀想。

柳眉是我的好朋友，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柳眉很美，特别是那两弯动人的柳叶眉以及白皙的皮肤和柔美的脸。

我的丑更映衬着柳眉的美。但柳眉从不嫌弃我，柳眉总一脸认真地告诉我，我们是最好最好的好朋友，现在是，

将来的任何一天，都是。

我不停地点着头。很感动地。

有一天，我忽然觉得张帅和柳眉应该是一对，同样是那样的帅和美，就如同一对金童玉女般匹配。可我想到了，又很快推翻了我想的这个想法。不，不能，张帅是我的，张帅是不可能喜欢柳眉的，柳眉也不能喜欢张帅的。

而我每一天的生活，就像是一个不停旋转着的木马，不知疲惫。

我不知疲惫地和柳眉嬉笑在一起，我和柳眉的笑声几乎传遍了校园中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人会怀疑我和柳眉像铁一样坚实的友情。我还替柳眉扫落了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的追求者们追逐的脚步，只为柳眉冷冷的那一句，我不喜欢他们。

我同样也好奇地关注着张帅身边发生的一切，有无数个美女围绕着我，让我油然升起嫉妒之心。但令我惊喜的是，张帅万花丛中过，居然还是孑然一身。我不得不佩服张帅的坚强，也为自己仍然存在的希望而高兴。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似乎在期盼着什么，说不清楚的。

而那一天，张帅在学校的后操场拦住了我。张帅的脸红红的，看着我，又对我说了什么。我的脸也早已红透了半边天。就算张帅对我说了些

什么，我也早听不进去了。在那犹豫间，张帅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塞在我手里。张帅还想和我说什么，可我听不见了，我早已落荒而逃。手里紧紧地攥住那封信，紧紧地。那一刻，我的心也是紧紧地，跳个不停。

我跑到了卫生间，迫不及待地拆开了那封信。

那真是一封令人耳红心跳的信啊。面对着信中张帅火热的一个个字、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帅竟然喜欢我！这太让人意外了。

虽然我一直期盼着张帅能喜欢我。可当这一切成为现实时，我却傻眼了。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接受这一份爱情。

我毕竟太丑。

我紧不上张帅。

我紧紧地吧信塞进兜里。我整整想了一个星期。

我明白，这样的爱情是不现实的。毕竟，我们相差太远了。

在那个漆黑的晚上，我一个人孤独地坐在学校外的护城河边，轻轻地燃烧了那封信。

至此，我避开张帅而走。有好多次，当我快遇上张帅时，我选择了逃离。

而再次和张帅见面，已是十年后的同学聚会上。

柳眉也老了，但风采依旧。我们都

连载

顺便说一下另一次语言引进就是20世纪初的日语。那时候我们也大规模地把日语引进汉语中，我们今天说的话，比如军事、经济、文化、政治，这些词基本上全是日语。什么积极、消极、干部这些词还是日语，现在说的物理、化学、生物这些词也全是日语。它和佛经的引进属于两次大规模的语言引进。

唐三藏来翻译这些佛经，穷一人之力是翻译不完的，所以他得收徒弟。他收徒弟不是孙悟空、猪八戒什么的，他们只会打架。很多僧人想拜唐三藏大师，但是佛家最讲缘分，一看咱俩没缘分，我就不收你。皇帝都有着急了，意思就是你再不收徒弟，回头你歪过去，这事儿咋算？唐三藏大师就去找徒弟，他时常漫步长安街头，慧眼炯炯。一天，他在闹市之间看见一位魁梧少年，眉清目秀，安详而行。蓦然间若觉得似曾相见，前缘有识。又回想起在印度计划回程时，曾在尼鞋子占得一卦，说他东归必得哲嗣，

灵骨的名声显著，各地都想迎请供奉，致使玄奘灵骨一分再分。

1943年12月28日，玄奘顶骨舍利在“分送典礼”后被分成三份，分别保藏于南京汪伪政府、北京和天津。

此后，汪伪政府把掌握的这部分又分别供奉在鸡鸣山下的伪政府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和小九华山(今南京玄奘寺的所在地)。而文物保管委员会保管的这部分，在1973年后被迎至灵谷寺佛塔塔中供奉。

北京迎请的那部分被分为四份：一份供奉在天津大悲院，1957年被转赠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安放在印度那烂陀寺的玄奘纪念馆中；一份供奉在北海观音殿，“文革”时被毁；第三份供奉到成都文殊院；最后一份供奉到广州六榕寺，亦在“文革”中被毁。

被日本请回的那份，先是安奉在东京增芝上寺，后被移至慈恩寺。1955年，从这份舍利中分出一份，被迎请到台北日月潭玄奘寺供奉。而后，日本的那份又被分出一份，迎请到日本奈良的三藏院供奉。第八份玄奘舍利供奉在台湾新竹玄奘大学，1998年迎请至南京灵谷寺。2003年，西安大慈恩寺又从南京灵谷寺迎请了一份玄奘大师舍利供奉在新建成的玄奘三藏院大殿中。

目前，玄奘舍利供奉在灵谷寺、南京灵谷寺等全世界九个地方供奉。相对而言，南京九华山的那份舍利，自1943年封存后，就一直留在三藏塔下，没有动过，最为完整。如今，南京在九华山原晋寺寺、法轮寺遗址，重建了玄奘寺，玄奘大师的灵骨舍利成为该寺镇寺之宝。

四面临空

隋朝和波斯互遣使节。

唐朝的时候，波斯被大食侵扰，他的王和王子来中国求援。大食就是阿拉伯，本来波斯请求中国出兵，帮他打一大食就完了。结果当时玄宗在位，唐玄宗觉得这个事儿没法办，所以就没人去，这样一来波斯就被大食所灭。

波斯人信奉拜火教，就是明教，所以金庸先生写那个《倚天屠龙记》关于明教那部分就是虚构了。因为明朝的时候波斯早就灭了，七世纪波斯就被阿拉伯给灭了，被他们伊斯兰化之后哪儿还来的这种东西。后来波斯国王瓦鲁斯和它的王子就留在长安定居，今天，他们的后代就在中国。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袁腾飞

开全民学史新潮流

史学家和历史老师向公众讲

袁腾飞

袁腾飞